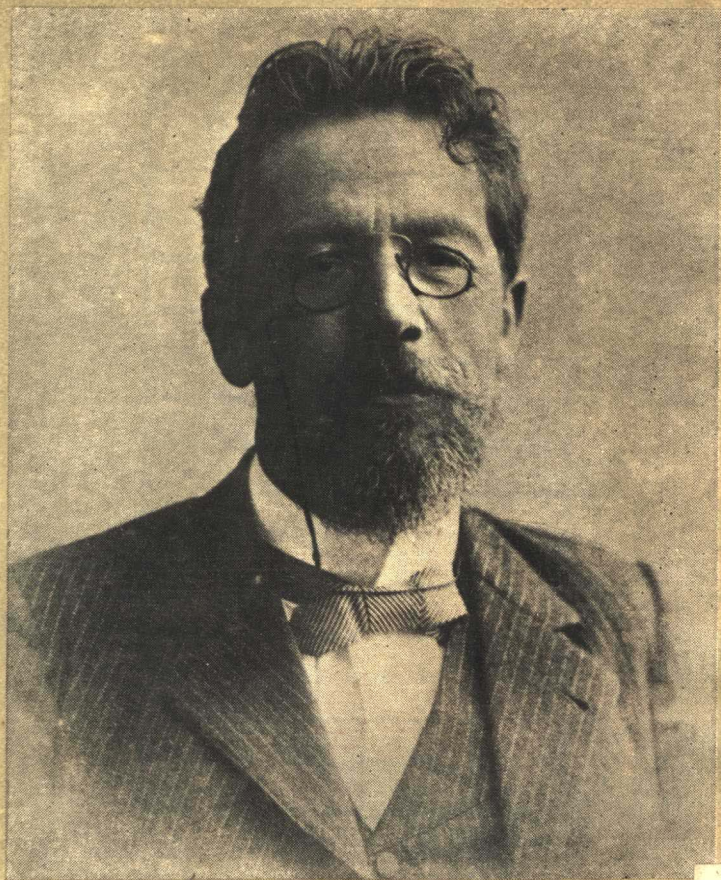




伊凡諾夫

契訶夫 著

879
570



伊凡諾夫

國

原在

契訶夫戲劇集

伊 凡 諾 夫

麗 尼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伊 凡 諾 夫

契 訶 夫 著

麗 尼 譯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385) 字數: 67千

開本 $31'' \times 43'' \frac{1}{32}$ 印張 $3\frac{3}{4}$ 插頁 2

一 九 五 五 年 四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五 年 四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1—5000

定 價 (6) 0.38 元

А. П. ЧЕХОВ

ИВАНОВ

據 Constance Garnett 英文譯本 Ivanov (Chatto & Windus, London, 1923) 轉譯; 並據 А. П. ЧЕХ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0) 校訂。

登場人物

伊凡諾夫（尼科拉伊·阿列克賽葉維奇）——農民事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暱稱：尼科拉夏、科里亞）。

安娜·彼得羅夫娜——其妻，猶太女子，在改教和結婚以前，原名薩拉·阿布拉薩（暱稱：安尼亞、安紐塔）。

夏別斯基伯爵（馬特飛·謝苗諾維奇）——伊凡諾夫的舅父（暱稱：馬秋夏）。

黎別傑夫（巴維爾·吉力雷奇）——區地方自治會議主席（暱稱：巴夏、巴盛卡）。

吉娜依達·沙維什娜——其妻（暱稱：淑淑什卡）。

莎霞——其女，二十歲（暱稱：莎盛卡、蘇羅奇卡、蘇拉；敬稱：阿列克山德拉·巴夫羅夫娜）。

葉涅夫（葉夫格尼·康斯坦基諾維奇）——自治會議的青年醫生。

巴巴基娜（瑪爾法·葉戈洛夫娜）——年輕孀婦，富商之女，地主（暱稱：馬爾富霞）。

科西赫（德米特里·尼基吉奇）——稅吏。

波爾金（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伊凡諾夫的遠親，也是他的產業經理人（暱稱：米夏）。

阿朵奇雅·孛薩洛夫娜——無一定職業的老婦人。

葉戈魯什卡——黎別傑夫家的食客。

客一、客二、客三、客四。

彼得——伊凡諾夫的男僕。

加夫里拉——黎別傑夫的男僕。

男女客人們。僕人們。

地點

俄羅斯中部某縣。

第一幕

伊凡諾夫田莊上的花園。左方是有陽台的屋子的正面。一扇窗閉着。陽台前面有半圓形的寬闊廣場，從這裏，在中央和右方，有林蔭道通到花園深處。陽台右方有若干公園式的桌椅。一張桌上，燈燃着。時近黃昏。幕啓時，室內有練習鋼琴和大提琴二重奏的聲音。

伊凡諾夫、波爾金。

伊凡諾夫坐在桌旁，讀着書。波爾金着長統靴，持槍，由花園深處蹣跚走來，顯然有些醉意，看見伊凡諾夫，他就蹣跚起腳來，潛步前進，直到伊凡諾夫面前，突然舉槍瞄準他的臉。

伊凡諾夫（猛見波爾金，一怔，跳起來）米夏，天哪，你這是幹什麼？……你嚇我一跳！……

我心裏正煩，你還來開這種無聊的玩笑……（坐下）嚇了人一跳，他還開心呢……

波爾金（縱笑）啊，啊……對不起，對不起……（坐在他身旁）下次不可，的確確，下次不可……（把帽子摘下來）多熱呀！您信不信，親愛的，三個鐘頭，我一口氣跑了十七俄里！……快累死我啦……您摸摸，我的心跳得多厲害！……

伊凡諾夫（繼續看書）好。等一等……

波爾金 不，您現在就摸。（拿起伊凡諾夫的手，按在自己胸前）聽見嗎？突——突——突……

那就是說，我有心臟病，知道嗎？我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忽然死掉的。我說，萬一我真死了，您會難過嗎？

伊凡諾夫 我正唸書……等一等……

波爾金 不，說正經的，萬一我真的一下子就死了，您會難過嗎？我說，尼科拉伊·阿列克賽葉維奇，要是我真死了，您心裏難過不難過？

伊凡諾夫 別攪我！

波爾金 我親愛的，告訴我：您會不會難過？

伊凡諾夫 你渾身酒氣才叫我難過。米夏，這真叫人難過得作嘔！

波爾金（笑）我渾身酒氣？多麼奇怪！……可是，話說回來，這又有什麼奇怪？在普列

斯尼基我碰見了檢察官，我得承認，我們的確一塊兒乾了這麼七八杯。當然，喝酒

是有害身體的。我說，喝酒有害身體，對不對？對嗎？有害嗎？

伊凡諾夫 這真教人不能忍受！……你要知道，米夏，這簡直是胡鬧……

波爾金 得啦，得啦……對不起，對不起……上帝保佑您，您好好兒坐着吧……（起立，

走開）這些人真怪；他們甚至不讓你跟他們談談！（又走回來）啊，對啦，我差點兒忘啦……給我八十二盧布。

伊凡諾夫 什麼八十二盧布？

波爾金 明天開發工人工錢呀。

伊凡諾夫 我沒有錢。

波爾金 多謝您！（摹擬）我沒有錢！……可是，您懂不懂工人是要工錢的呀？要不要呀？

伊凡諾夫 我不知道。今天我一個錢也沒有。只有等到下月一號，等我拿了薪水……

波爾金 看，跟這種人說話有什麼用！……工人是明兒早起就要錢，不是等到一號才來呀！……

伊凡諾夫 那你要我現在怎麼辦？你宰了我，剝了我。……每逢我要看看書或者寫點兒什麼，你就非來麻煩我不可，你這種習慣該多麼討厭呀……

波爾金 我只問您：工人們的工錢該給不該給？跟你說話等於白搭！（揮一揮手）還算是個地主老爺呢——哼，去你的吧！……還談什麼合理化的經營……有一千畝地——可是口袋裏就沒有一個錢！……有滿窖子美酒，可沒有開酒瓶的起子。……明天我

就得把三套馬的馬車賣掉，瞧着吧，一定的！……大麥還長在地裏，我就早賣了，你看我明天還賣不賣黑麥！（在台上大步走來走去）您以為我會跟您客氣？呢？決不！您可別看錯了人……

二

原人；夏別斯基（幕內）、安娜·彼得羅夫娜。

從窗口傳來夏別斯基的聲音：「簡直沒法跟你一塊兒彈。……你的耳朵不比一條靈了料的梭子魚強，你的指法也真叫人生氣！」

安娜·彼得羅夫娜（出現在開着的窗）是誰剛剛在這兒說話來着？是您嗎，米夏？您幹嗎那麼大踏步地跑來跑去？

波爾金 憑你是誰，只要跟你那寶貝尼科拉伊辦交涉，就怎麼也不能不大踏步跑來跑去的！

安娜·彼得羅夫娜 我說，米夏，請您叫人把槌球場給鋪點兒乾草。

波爾金（揮手拒絕）您別跟我找麻煩……

安娜·彼得羅夫娜 呀，這是什麼腔調呀！……這種腔調跟您一點兒也不合適呢。要是

你還想女人喜歡你，你怎麼也別讓她們看見你這麼不客氣，這麼大模大樣的。（對她的丈夫）尼科拉伊，咱們到乾草堆裏玩兒去！

伊凡諾夫 安紐塔，站在開着的窗子前面，對你是不好的。請你進裏邊去吧……（叫）舅舅，把窗關上！（窗門關上了。）

波爾金 還有，別忘啦，您欠黎別傑夫的錢，後天得付利息。

伊凡諾夫 我知道。我今兒正預備到黎別傑夫那兒去，請他等等……（看錶。）

波爾金 您什麼時候去？

伊凡諾夫 就去。

波爾金（焦急地）您等等！等等！……今兒可不是小莎霞的生日！……哎——哎——哎……

我怎麼竟忘啦……您瞧我這個記性！（跳躍起來）我要走啦——我要走啦！（唱）我要走呀……我去洗洗澡，口裏嚼嚼紙頭，來上這麼幾滴阿摩尼亞精消消酒氣，我就會整個兒煥然一新啦。……哎，尼科拉伊·阿列克賽葉維奇，我的親愛的，我的寶貝，我心中的天使，您老是這麼神裏神經，這麼怨天尤人，這麼憂愁煩悶，可是，魔鬼才知道咱們倆擱在一塊兒能够幹出多少偉大的事業來呀！無論您要我做什麼，都行。……要是您樂意，我可以爲了您去跟瑪爾富霞·巴巴基娜結婚，把她的嫁奩

分給您一半，好不好？……不，不只一半，全給您！您整個兒拿去！

伊凡諾夫 少說些無聊的廢話！

波爾金 不，說正經的！要不要我去跟瑪爾富霞結婚？她的嫁奩咱們對半分，好不好？……咳！我跟您說這個幹什麼！您怎麼能懂！（幕擬）『少說些無聊的廢話！』您是個好人，是個聰明人，可是，在您身上您就沒有那條筋，懂嗎，沒有那股勁兒……只要您把手一甩，就可以讓那些魔鬼也眼紅得要死呢。……如果您是個正常的人，不是這麼個神經病、憂鬱鬼，那麼，一年之內您準可以弄到一百萬。比方說，如果我現在有二千三百盧布，不出兩星期，我一準可以把它變成兩萬。您不相信？您以為這也是無聊的胡說？不，這才不是胡說。……給我二千三百盧布試試，一星期以內我一準給您變成兩萬。河對岸，阿夫夏諾夫的那片地正跟咱們的地對着，他正要出賣他那片地，要價剛好二千三百。要是咱們把那片地買了過來，那麼，河南岸就都是咱們的啦。河南岸既然都是咱們的，您明白嗎？咱們就有權攔河築上這麼一道壩子。對不對？咱們可以揚言，說咱們要開水磨坊。下游的人一聽說咱們要築壩子把河給攔起來，當然就會嚷嚷啦；那時候，哼，咱們就說啦：怎麼着，你們不歡迎築壩子嗎？好的。拿錢來！您懂嗎？這麼一來，札列夫斯基工廠裏就會給咱們

五千，科羅柯夫三千，修道院也五千……

伊凡諾夫 你這簡直是在耍把戲，米夏！……如果你不想我真跟你吵起來，就請你把這些計劃都留給你自己吧。

波爾金（坐到桌旁）當然！……您不說我也早知道！……您自己既不動手，還得把我的手也給細着。……

三

原人；夏別斯基、萊溫夫。

夏別斯基（和萊溫夫從屋子裏出來）醫生和律師都是一路貨，惟一的區別就是：律師不過光是謀財；醫生呢，既謀你的財，又害你的命。……當然，我不是說的在座的任何一位。（坐在椅上）全是些騙子、剝削者……除非在阿爾卡狄亞那種君子國，通則之中也許有個別的例外，可是……我這一輩子在醫生身上花過不下兩萬盧布，可是，據我看，不是公然掛牌來騙人的醫生，還一個也沒有。

波爾金（對伊凡諾夫）不會錯的，您自己什麼也不肯動一動手，還不肯讓我動手。所以，咱們才沒有錢……

夏別斯基 我再聲明一回：我不是說的眼前的任何一位……當然，例外也許有的，可是……（呵欠。）

伊凡諾夫 （把書闔上）大夫，您要跟我說什麼？

萊涅夫 （望望窗口）還是早晨我跟您說過的：她應該立刻到克里米亞去。（在台上來回走動。）

夏別斯基 （哈哈大笑）到克里米亞去！……哈，米夏，咱們倆為什麼不去冒充大夫呢？

這可太簡單啦。……要是有什麼安戈太太或者阿菲麗亞小姐之類因為無聊得咳嗽或者嗓子發發癢，咱們就可拿過一張紙來，按着醫學的法則處方來啦：首先，年輕大夫一位；其次，克里米亞旅行一回；到了克里米亞以後還得加上韃靼嚮導一個……

伊凡諾夫 （對伯爵）別說那些個野話！您怎麼說得出口！（對萊涅夫）到克里米亞，得有錢。即使我找得到錢，她也絕對不願意去的。

萊涅夫 不錯，她不願意。（稍停。）

波爾金 我說，大夫，安娜·彼得羅夫娜當真病得那麼厲害，非到克里米亞去不成麼？

萊涅夫 （望望窗口）是的，她有肺病。

波爾金 噓——噓！……多可惜呀！……好久我就覺着她的神氣不對，怕是再也拖不了多

久啦。

萊涅夫 可是……別那麼大聲嚷……屋子裏會聽見的。（稍停。）

波爾金（長歎）哎，這就是人生哪。……人的一生就像一朵花，活鮮鮮地開在田野裏，不知什麼時候一隻山羊走了過來，一口就給吞到肚子裏去了，而花呢，也就沒有了。

夏別斯基 這全都是胡說，胡說，胡說……（呵欠）胡說和欺騙。（稍停。）

波爾金 我說，各位，我一直在告訴尼科拉伊·阿列克賽維奇找錢的辦法。剛剛我還給他貢獻了一個非常好的主意，可是，我的火藥照常是給澆了冷水。你就沒有辦法跟他講通。……就瞧瞧他現在這種樣子：憂鬱、煩躁、垂頭喪氣、神經過敏……

夏別斯基（起立，伸伸懶腰）你這個天才，你給每個人都能貢獻一套計劃；你告訴每個人怎麼樣生活；你也可以給我那麼一次呀，怎麼樣？……給我也上它一課，聰明的人，給我也指出一條出路。……

波爾金（站起來）我洗澡去了。……再見吧，各位。（對伯爵）您至少有二十條出路。……

如果我是您呀，不出一星期我就可以弄到兩萬。（預備走。）

夏別斯基（跟着他）怎麼個弄法呢？哎，你解釋一下呀。

波爾金 用不着什麼解釋。簡單得很。（又走回來）尼科拉伊·阿列克賽葉維奇，給我一個盧布！

伊凡諾夫 默默地將錢給他。

波爾金 Merci ●（對伯爵）您手裏還拿着一大把王牌呢。

夏別斯基 （仍然跟着他）啊？什麼王牌？

波爾金 如果我是您呀，不出一星期，不說多的，我至少可以弄到三萬。（和伯爵同下。）

伊凡諾夫 （稍停之後）無聊的人，無聊的談話，還得回答種種無聊的問題——大夫，這

一切已經叫我筋疲力竭，叫我不得不病啦。我已經變得這麼愛發脾氣、煩躁、粗

野，小氣得我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來。我整天頭疼；我不能睡；我聽見我自己的耳

鳴……可是，還怎麼也擺不脫這一切……我簡直一點辦法也沒有……

萊涅夫 尼科拉伊·阿列克賽葉維奇，我得跟您鄭鄭重重地談談。

伊凡諾夫 談吧！

萊涅夫 那是關於安娜·彼得羅夫娜的。（坐下）她不肯一個人到克里米亞去，可是，跟您

一塊兒，她是肯去的。

伊凡諾夫 （思索）一塊兒去，那就得有一塊兒去的錢。況且，我也不能請那麼長的假。